在隆冬

（散文） □文／徐慧屏

一

整个一个冬天，我都在叩门，叩冰雪覆盖的春之门。

渴望有温暖的阳光、抚摸我冻裂的伤口，渴望有暖暖的风，吹起我飘拂的长发，渴望有一汪汪清泉涌出，滋润我因呼喊而干涩沙哑的嗓音，渴望有一棵坚挺的树，让我靠一靠因思念太深太切太久而疲惫不堪的颈。

集攒了一个漫漫冬季的话，想对你述说，想对雪原述说，想对古城墙述说。已不胜负重的心，渴望春的温暖，渴望被如火的春光点燃。

整个一个冬天，我都在叩门，叩冰雪覆盖的茅屋之门。

已经看见你迎我的姿势了，已经看见栅栏打开了，已经看见半开半闭的柴门那烧旺的火炉了，已经看见绿色的叶片像万千只小手在挥舞摇曳了！

二

不曾相见似乎有半个世纪，半个世纪的吴侬软语，一旦倾述，足以淹没一个象蒙古马一样彪悍的男子，足以使一个气盖山河的男人掩面而泣！

而你满怀着无限的希望，怀着紧张的心情摁响门铃；而当你听到那熟悉的声音，当你泪流满面地走进春天的大门，当你满含秋水的双眼凝望着令你心绪难宁、梦魂萦绕、坐卧不安的那个人时，你一定会畅快淋漓地伏在他的肩痛哭失声。

这个冬天你心难自禁，情难自禁，你真切地思念着一个人。

三

一次次，从纷纭的尘世传来你的声音，遥远、亲切而陌生。冬天能带给人冷静的沉思，冬天更需要如火的热情。当两双手真切地相握、四目相对，当真心能够换来真心，再冷的冬天，也会让人感到暖意如春。

这个冬夜，我想起了歌德。我似乎听到，七十岁的歌德老人，站在十九岁少女的窗下，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朗诵着他优美的诗歌，向少女倾吐着他火热的爱情。我不是十九岁的少女，你也不是白发老人，但我渴望如火的爱情。因为爱需要不断增加营养，爱需要注入新的血液、爱需要滋润。

亲爱的，你愿慷慨解囊吗？！

四

“落尽叶子的树，正将水份营养凝结于根于枝杆，春天已不远。”在即将跨入春天的门槛时，渴望团聚、渴望再见，这已是我一个冬天的夙愿。

我寻寻觅觅、踏着白露、踩着凝霜，我寻你在河之洲呵，我寻你在水之泱！我的伊人，你可也和我思想你的深情一样！

思你、想你、恨你、爱你、诅咒你！

春天的重逢，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呢！

……

民生杯散文大奖赛 MINSHENGBEI SANWENDAJIANGSAI

诚招天下客 情从民生来

老屋

汪雄飞

十二级台风也掀不动一叶
瓦片的老屋
她安安稳稳地建在游子的心里
日子散漫
小鸟高鸣 吟唱自然的诗篇
蓝天
母亲 囱炊烟而倾倒青山
喻一手扶白，一手把杵
她一手把白的食盐捣砸在甘甜的
将洁白的能挡得住
蒜汁之中 分泌
（谁，谁，又能挡得住
口津的 这邻人送来的新蒜气息？）
而父亲，他却在一旁
将屁股放在一只布鞋之上
于日影弥漫之际他目光迷惘
庭院里的小雏
正啄理羽毛，为捕获虫豸而
东奔西荡……
这些小雏
多像他们的孩子
被生活牵着鼻子四处漂泊
只留他们，老夫老妻
默对空荡荡的老屋
散布蒜泥醇厚的农家味道

你是我的眼泪

（散文） □文／范超

秋野上的活路彻底忙完之后，老牛的死期就到了。

它似乎早已经有了预感，再也不理睬孩子们恶作剧似的“哞”声。它表面的镇静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哪怕是一丁点的响动，它都要抬起泪眼东张西望，同时伸长耳朵，极力地想捕捉到一些什么。

槽里的饭菜还象往常一样丰盛，可它没有心思去吃饱了。它显得心事重重，一遍又一遍地环视着自己的屋子，多少年了，在这里，它不怕世态炎凉，冬天，女主人会用一张草帘封住门口，水缸周围也会蒙上一层厚厚的谷草，一点也不冷；夏天，男主人会抱来一些烂草叶碎柴末子燃着，蚊虫就会被浓烟熏跑了。圈里存不住屎尿，勤快的主人常会起出去，再拉些干土来垫垫。多少回，在这里，它享受着劳动归来的抚慰，女主人会及时端来一盆上好的吃食，泼泼洒洒地，而每次它不等她搅匀，就把大嘴伸进去，常惹得她嗔怪地用棍儿拨扛几下它的鼻梁骨，利用这当儿，男主人总会细心地把它身上被汗水湿透沾满泥土的毛梳理得平平展展泛出光泽来……它又一遍遍地顺窗子透视着院落，目光从那些挂在檐墙上或堆在墙角的农具上舔过去，它仿佛看见了自己事业的辉煌时期，这些农具记载着它一辈子血汗浇铸的革命史，可现在它不想翻阅了，留给后代吧，啊啊老朋友们从此不能很好的合作了，啊啊永别了……

天气晴好的日子，男主人照例把它拉出门去晒晒太阳，它习惯性地在老椿树上蹭蹭，而后茫然地看看村庄，并延伸到村外那一大片庄稼地，它很小的时候就在那里玩耍，那儿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粒土于它都太熟悉了，那儿是它生命的乐园，它在其中耕耘了一辈子，春种秋收周而复始，好多天清晨，当主人把跟斗搭在它的脖子上，并磨蹭着它的身体去结绳套时，它总是产生出一种温存感和责任感。所有的活路它都驾轻就熟，甚至炉火纯青了，劳动虽然艰苦些，可它心甘情愿，那是它的本份，再说主人养活它不帮主人种地拉车又能帮主人做些什么呢？主人的日子越过越好，它的日子也就好过多了……可是这一切都将成为遥远的过去了，它将再也不可能步上田野去“不用扬鞭地自奋蹄”了。它闭上眼睛，让泪水肆意地顺眼角流淌。它老了它失去劳力了它不怨也不恨它的主人们！

这一天终于跟着屠宰场的人来了，它知道自己的寿限到了，于是顺从地被刽子手解开缰绳，顺从地跟着走，可它的泪水却象涌泉一样汩汩而出，浸湿脸上的毛并濡成一缕一缕的辫儿，嘀嘀嗒嗒地落在它离开世界前的最后一段路途上。它喉咙里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哀鸣声，终于快走离村庄时，它猛地站住了，环顾四周后忽然仰起头来拼足全身气力大吼一声，这吼声是那么剧烈，全村的窗户纸都被震得索索作响，树叶儿像雪片般纷纷飘落下来，几乎所有人家的家里槽上拴着，地里劳作的牛都叫了起来，响成了一片。村庄周围的天快要塌了！

半个小时后，它的头被割了下来，朝着主人家的方向，它极力睁大的眼球上蒙上了一层极度哀伤的蓝雾，大颗大颗地泪珠涌了出来，无声地砸在熟悉的土地上。……

天乐杯文学作品征文
天府可乐
爱勒尔纯净水
电话：8481694
西安天乐饮料有限公司赞办

心中的梵婀玲

（散文） □文／姚红梅

我很喜欢朱自清先生在《威尼斯》中给予小提琴的新名字——梵婀玲。

我第一次认识梵婀玲是在五岁的时候，那是一场离别。

同院的小棉姐与楚平哥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那一次，天黑后小棉姐跟往常一样带我去找楚平哥玩，太小的我是根本看不懂藏在小棉姐眉宇间的哀愁，我只是知道，楚平的妈妈又嫁了一个爸爸，楚平要离开这儿随新爸爸去很远的一个地方。

我们爬在楚平家的窗台上，透过窗纱我看见楚平哥左手里拿着一个扁平的葫芦状的“盒子”，“盒子”的底部还被楚平哥夹在头与肩膀之间，而右手则拿着一根“小棍”。这时客厅中间的沙发上端坐着他的妈妈与一个陌生的男人，楚平则微眯着双眼拉着一首凄艳的曲子（后来我才知道是《梁祝协奏曲》），正在我思索着那个盒子为什么能发出声音来时，我突然觉得捉着我肩头的小棉姐的手在微微颤抖。我不禁回头一看，在黑暗中我只见她眼里饱含着一汪晶亮的泪水，在夜色中闪闪发光。这时，我莫名地鼻头一酸，一颗泪珠也悄悄地爬出了眼眶。

不知道我们最后怎样回家的，只是非常牢地记住了那个奇形怪状的“盒子”，记住了它发出的声音会使人伤心。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一种西洋乐器，英文为“Violin”中文称小提琴。也知道了朱先生音译出来的浪漫而飘逸的名字——梵婀玲。

进了中师，经常看见音乐班的学生拿着小提琴“咿咿呀呀”地拉着，也在电视上与录音机中听了许多回的小提琴独奏欣赏。小时候对它的那份美丽的向往与神秘感觉便淡然了。

直到有一次学校停电了，因为突然，大家没有准备，四处一片漆黑，只有天上那芽新月在薄云中，透出一点儿微光。我从小最怕黑，因为黑暗便烦躁，踱着急快的步子在校园中走来走去。

突然，一阵如凄如诉的小提琴奏出的乐曲声飘入耳中，那声音透不出的凄凉与悲哀，遥远地似天边渺茫的风铃声，又象一位伤心人在近旁轻轻地絮说忧愁，我的步子随着它的节奏慢慢停下来，我静静地伫立着，倾听着一个失落者的心声。我的心慢慢地溶化在其中了……蓦地，我鼻头又酸了。心里难受得一如十几年前的那个晚上，仿佛我又是那个不解人事的小丫头，仿佛我们又爬在楚平家的窗台上，聆听着那首楚平哥为了小棉姐的泪而奏的梵婀玲之歌。

哦，心中的梵婀玲……

学校的影子

（散文） □文／杜文娟

此时不到六点，我却醒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梦中，我给同路人指着远处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的学校。同路人大声否定：那么好的地方怎么是你的学校，不信。

面对异外便大叫，大叫一声就醒了。醒了的我不再指点远方，学校的影子却怎么也摸不掉，学校座落在秦岭南麓一个断层非常明显的山下，背依秦岭，南依汉江盆地，学校是一个拥有三十多间房舍的大四合院，院墙外围的左边不远处有一个当地有名的泉叫玉泉，玉泉冬暖夏凉，有东西二渠流向远方，养育着流经的所有村庄。泉的年岁比爷爷的爷爷年岁还长，泉边靠山的方向有一寺庙，唤玉泉庙，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就是我上小学的那个年代，还有人大着胆偷偷摸摸地叩拜；泉与庙之间有两棵古柏，四个人手拉手才能围住树杆，传说树的根部连着泉脉，曾有一个胆大的人锯下一个枝杆，泉便哭了，哭了的泉，水就少了，巨大的水面便长了些许青苔。

从家到学校足有四五里地，很平坦，麦田经泉水的滋润年年丰收，上学的路上有高高的柏树和青青的垂柳，在整整五年的日子里，一次次走过这片土地，一步步由远及近，走进古朴的学校，走近年轻的老师。正是这种从远而近的距离，无数次望着学校的影子走近又离去，才产生了这种至到今日尚魂牵梦萦的情绪，距离产生美。春天的早晨，学校的环境更美，太阳从秦岭的低凹处升起，深红艳丽，山上的果树开得正艳，古柏的苍绿，垂柳的翠绿，玉泉和东西干渠的白雾升腾，缥缥渺渺，背着书包的我多么幸福。

以后的日子，曾无数次地寻觅这种风景，寻觅意念中学校的影子。在江南，我曾一次次地寻找天下第一泉，天下第二泉，甚至是天下第三泉，在镇江，在无锡，在西子湖畔，那里分布着一个个名泉古刹，无锡的天下第二泉较有特色，但它远没有故乡玉泉的水大。还有日出，秦岭的日出。但儿时的日出极为清淡，那是一幅已经定型于脑海中的画卷。

儿时的记忆如一潭光洁的圣水，融不进一点杂质和一丝尘埃，学校的倒影便一直映在这潭圣水里。

多希望你能来

乔选路

多希望这时你能来
轻轻敲我的门
不用说什么，你安静地坐着
看夜色慢慢褪去
额前一片光明

岁月的尘沙理不没真情
无数晨昏无数暗喻中
我听见往事经久不息的声音

看见春天在身旁恣意芬芳
鸽子、风和儿时的歌谣
那是谁的问候

多希望，多希望你能来
我们可以笔直地穿过人群
骄傲又年轻
我们走呵走
直到千年冰雪消融

老板的微笑

□文／王琦

一个休息日，一辆奥迪豪华轿车“嘎”地停在象征权力的厂办公大楼前，从车里缓缓出来一位中年男子，他怀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身后紧随着一位贵妇。

正好有男男女女好几个人在这场院周围合影。这里不仅有气势恢弘的建筑，还有别具风格的草坪、花景。

他们正好相遇。

几乎所有合影的人，身心都为之一震：这位男子是他们所在这个食品厂的老板，他怀里抱着的是他的儿子，贵妇是他的妻子。

合影的人，则是厂里最最普通的操作工。

同好多企业一样，老板和工人之间都有某种对立的情绪，老板腰缠万贯，工人则是囊中羞涩，收入的天差地别，导致工人心理不平衡；老板平日高高在上，威威严严，大家平日一般常是无法见到，情感上觉得自己很渺小。

有人心里尽管有着某种阴影，但脸上挂着笑，有的则感卑微地缩缩身子。

老板昂着头，经过了，表情一如既往的严肃。

合影的大家默默走着，心情复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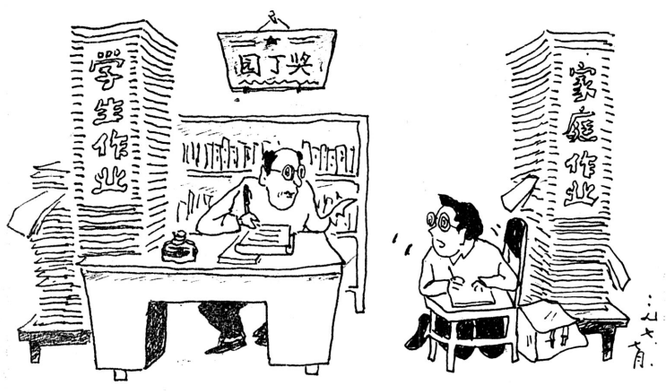
就在这时，老板突然转过头来，微笑了，同时叫他的孩子：和大家说再见！孩子口齿伶俐，笑意盈盈“叔叔，阿姨们，再见！”贵妇也浅浅一笑，仪态可人。

绝好的天气里没有一丝风。

合影的大家随即报之于灿烂的微笑，真诚而热烈。

那一瞬，大家心里所有关于和老板情感的恩恩怨怨，烟消云散了，化作一缕缕温馨的风，没有金钱、权势的概念，只有那种春风拂面的清纯、温柔，而且醉人。

老板也很感动。他的眼光在大家身上多多停留了一会，微笑也是愈发热情了，好象发现了什么新的生财之道似的……



——小明，你哪来的这么多作业 徐安民

拐杖

（寓言） □文／闻啼鸟

在一个很偏僻的岛上，生活着一群类人猿。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他们终于变成了人。

这些人几乎摆脱了猿的一切习惯，他们会使用火，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发明了许多方便生活的工具，在局部范围内创造了高度的文明。

但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奇怪的习惯：行走的时候，都拄一个拐杖。他们的肢体健全，但他们却不依靠自己的双腿而站立；因此拐杖就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一生中苦苦追求的也许就是拥有一个比较好的拐杖。

终有一天，文明世界发现了这个部落。科学家劝说这些人扔掉拐杖，他们在惊讶之余，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依然，从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到行将入土的老人，步履蹒跚地继续着他们的日子。

我们文明世界的人类是否也有这样的拐杖？！

憩心亭

陕西实践

烟灰缸的故事

★人生百味 □文／李智

与父亲间的隔阂，源于前年春节。

当时我想，自己在城里安了家，在农村住了半辈子的父母如能在城里过年，肯定也算是福分了。于是，我便在春节前几天回到了乡下接父母进城。父亲答应了，母亲却以闻不惯汽车的味儿和要守屋为由拒绝了。

父亲爱抽烟，所以父亲一进我的家，我便很麻利地递上烟，并且把一个新买的烟灰缸放在了一旁。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也没见过烟灰缸，便问是啥？我说“这是烟灰缸。”我接着为父亲开了电视，沏了茶。之后，便到厨房去给妻打下手了。妻子告诉我，我下乡接父亲时，她彻底地打扫了屋子，仅地面就清洁了5次。

一会儿，妻出去拿佐料，却听见妻的声音：“哟，爸，你怎么把烟头扔在地上？”父亲嗫嚅的声音：“那，那……”我忙冲出厨房说：“爸，你该把烟头放在烟灰缸里。”

但就是因为妻的那句话，父亲怄了气。虽然春节是在我这里过的，但事实却“不如在乡下过年自在”。

等父亲回了乡下，我着实地批评了妻，说即使把地面弄脏了，也不该大惊小怪。妻却说，农村人太邋遢，今后无论如何不到乡下过年。一句气话竟在去年春节当了真，所以去年春节我只好一个人回了乡下。母亲问我咋回事？我只好违心地说：“她已有3个月的身孕，坐车不方便。”母亲信以为真，只有父亲抽着我递过去的烟说：“还不是为了我扔烟头的事。”

今年春节前两月，父亲就再三捎信，要我、妻及女儿一定要回乡下过年。跟妻说了，妻仍不答应。我做了许多的工作，妻总算松了口：“可以，但要早些回来。”

我抱着女儿，和妻一起回到乡下。那天，遇见了同村的王老伯，他告诉我，父亲每天都要到村头转两三趟，说是看看地里咋样。我心里清楚，村头我家没地，父亲肯定是在望我们回来。

我走进屋，发觉母亲正在擦洗桌子。母亲见我们回来，笑得合不拢嘴，又是摆凳子，又是端水。然后从我手中抢过孩子，轻拍着叫着“丑丫头”。我发觉屋内清新整洁了许多。母亲说：“你爸为了你们回来可忙坏了，前半月就开始打扫，而且还买了许多零食、奶粉什么的，要给孙女吃哩。对了，他还从供销社买了烟灰缸，说一个屋一个呢，真不知他犯病了咋的？问他呢，却叫我别管……”我听着母亲的唠叨，看着桌上放着的刚买的烟灰缸，心里一酸，眼泪差点儿出来——

这时妻凑近我：“多住几天吧。”我点着头，忙冲出屋子，嘴里说着：“我去找爸——”眼泪却流了出来。

下放

（散文） □文／宋爱民

（……因我尚在襁褓之中不能运动，队里滞留祖母暂住县城，由城里工作的母亲用奶水抚养成人。父亲哥哥大姐于我下放前先后去了别处。）

睁开眼睛，四野一片漆黑。除了很刺耳的车轴破败地响动，远处隐约有几盏鬼火般的亮光在夜风中一忽一闪飘曳不定。间或一两声狗的叫声引得成群狗的叫声此起彼伏。在这陌生的黑暗里，显得阴森恐怖。

马车终于停顿下来，我看见一扇门的缝隙中辐射出一圈晕黄地游动的光影，很象泛起的水的波纹。接着，咣挡一声从开启的门中走出一位披着上衣的人。暗淡的灯光把他的脸映得很古怪，如同那时电影里的特务，抱起我时不敢看他另一半阴影中的脸。

次日，祖母和我随着匆匆赶回家的父亲搬进打麦场前边围着高高的土墙，窑洞正前方种植了四季疏菜，靠近门洞（土墙开凿得能进出架子车的门型出口）右边有一棵拉开枝条的桃树的偌大一座厅院。三月里的阳光温温柔柔，我也宛入这柔和的天气，既新奇又欢喜。此后的岁月里，最让祖母担心的是，偷偷爬上那棵桃树，摘满身茸毛不成熟的桃子吃。记忆里，这是我幼时最淘气亦算最伟大的举措了。

父亲对我当时的记忆，是噙着泪啃难以下咽的黑窝头。度过难熬的三天，在祖母抱怨地打碎盆盆缸缸的脆响中送走父亲（上西韩线）。此后多年，只要与父亲独处，便会想起那段贫困的往事。

祖母，除了善于“任何人”胆敢欺负我时、就挥动刀背或拿了不管碗碟勺筷一律脱手而出地发泄怨恨，等消了气我又露了笑脸，才在某个灿烂的日子拌了水泥沙子，烧了浆糊，扯了布条、捡了铁丝或贴或沾或箍或灌。她的修补一切“破破烂烂”的手艺，如同她挥舞刀背脱手而出得“技艺”一般纯熟。一切的“破碎”经过她灵巧的双手，吻合得天衣无缝无挑剔。似乎所有的“物件”惟有经过她双手的再生、才更能显示自身的“绚丽多姿”。随后，发生过很多次这样的表演。我已（在父母身边）上了三年级，家里的大小水缸也是上箍下灌。

那时候，祖母只要觉得天冷，便由着我光了腚睡，直至老师派遣了特使。为此，我在学校常受到其它同学很兴奋的待遇。

其实，祖母是精细的：不论地里沟畔树上墙角鲜艳的蓬勃的带刺的一切绿色，只要到了她手里，变着样地蒸煮泡晒的每一道小菜每一个花心包子，皆样样香溢爽口。更绝的是：祖母能把杨树的嫩叶经过开水煮、控入清水浸泡。一半天功夫，捞出冲洗干净拿了偌大的抹布，一只手裹成一团，一只手将全身压下来。开始还是翠绿，不久就变成绿的汁液。打开盛入碟子摊上蒜泥，宛如青青的菜山上降了瑞雪。此后，拌入油盐酱醋。朋友，敬请品尝：保你天上人间绝无仅有。

以后，每当杨树长出嫩叶的季节，村里常有诧异的眼神看拿着“家伙”钩新鲜杨树叶的祖母和我。

中国专利 一洗舒

西安泌尿病医院
西安性病研究所

中国专利
ZL 95 3 06853.6

是一所集科研、治疗为一体的正规医院。

院长兼所长刘学典先生积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研制出了纯中药保健品“一洗舒”，对泌尿系统感染、外阴搔痒、妇科炎症、前列腺炎、前列腺肥大等症有预防和促进康复作用。同时，“一洗舒”还可以预防性病传播。“一洗舒”已经获国家专利。

地址：西安市含光路中段32#
电话：5214869 5263129

一洗舒 一洗即舒

走上人民大会堂讲坛的胃病专家

一生专治胃肠病的陕西医学客座教授，中国发明协会会员、陕西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理事、西安光明医院胃肠科主任周国华研制的“气滞肠胃灵”荣获中国第八届科学与和平周贡献奖。去年11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温家宝、陈慕华、王光英、谷牧的接见，受到联合国驻中国代表赫尔利的接见和赞许。

周大夫是一位残疾人，但他身残志不残，以超人的毅力攀登医学高峰。他出身于中医世家，一家有5人行医。在身体他是弱者，但在从事医学工作上他是强者。他一生只治一种病——胃肠病。经过20余年的苦心实践，明药理，尝药味、鉴药性。根据脾胃虚弱、肝胃不合、脾胃湿热、胃络瘀血、胃阴不足等不同类型。大胆采用“通因通用、塞因塞用”之法，研制成功的“气滞肠胃灵”可活血化瘀，专治肝胃湿热，肝胃不合等气滞性胃肠病取得了显著成果，特别是治疗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胃癌等疾病，可一个疗程见效。

周大夫的医术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医学界的称赞。西北航空公司一患者患胃病多年，看了10多家大医院，效果不佳，乏力消瘦，失去治病信心，后慕名求诊于周大夫，一个疗程见效，三个疗程痊愈，人们称赞周大夫治胃病有绝招，并送“医术高超”牌匾一面。咸阳机场王某患结肠病8年，经周大夫治疗三个疗程治愈。王某赠“结肠一绝”锦旗一面。周国华治胃病名不虚传，他发明的“气滞胃肠灵”也在’95中国新技术新产品交易博览会上荣获金奖。他最近被聘为陕西省国际医学交流促进会理事。

西安光明医院地址：西安市解放路西三路10号（民生大楼对面）
邮编：710004
电话：（029）7443126
陕中医广证字（96）第039号

本报社址：西安市莲湖路143号 邮政编码：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各部室电话：政文专刊：7224614 经济专刊：7224649 劳动专刊：7277708 北国周末：7224642 美编室：7224654 广告部：7224664 办公室 财务室：7210619 本报传真：7224613 照排室：7322446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刷